

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溥溥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水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是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悉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播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莫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

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折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性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南華真經卷之四

四十三

南華真經卷之五

真六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蓁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螻蟻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賢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為大鈎巨
 縮五十犗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
 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鉛
 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
 伴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
 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
 後世軫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
 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
 以千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
 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合珠為接其
 鬢摩其頰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以告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倭而後耳視若
 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
 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
 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

萬世之患抑固寡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
 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
 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
 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
 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
 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闖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魚者有
 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
 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聶
 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刳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
 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
 遺筭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
 而畏鸚鵡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
 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願足而莖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
 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
 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
 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
 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
 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學古而卑今學者之流
 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
 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
 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
 不欲墜墜則哽哽而不止則跚跚則眾害生
 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
 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胞有重閤心有
 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礪心無天遊則六
 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詖知出乎爭柴
 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鉅鐻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
 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賊可以休老寧可

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
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
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
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濱門有親死
者以喜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乎堯
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鯀水諸侯吊之三
年申徒狄因以陪河筮者所以在魚得魚而
忘筮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
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
之言哉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
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
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
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
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莊
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
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
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
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
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
乃以心服而不敢蓋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
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
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
心悲弟子問子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懸

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懸者可以有哀
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
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
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
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
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
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
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
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
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
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精
問也子有而不知其所以子蝸甲也蛇蛻也
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
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
與之彊陽彊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
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

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眈眈而誰與居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

違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與王子搜搜縋登車仰天而呼曰君子君子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

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

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
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
輕也未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
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
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
者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
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
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
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
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
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
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
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
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
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
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
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

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
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
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
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
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及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
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
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
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
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
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
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
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患與馬之飾憲不
忍為也曾子居於衞緼袍無表顏色腫膾手
足胼胝三日不舉六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纒絕

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敝而歌商頌聲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
者忘形養形者忘利養道者忘心矣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
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
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
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
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
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
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
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
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
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
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
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
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
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
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衞伐

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勉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辱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與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

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第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之心如湧泉意如飄
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
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

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
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拜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
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
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微倖於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
以子肝益畫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索劍眼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
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

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
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
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
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比年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
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
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
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
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於規我以利
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
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
則場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
居居起則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
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
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
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
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
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
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
身道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
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
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

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

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坐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侈侈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若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

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眭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

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林揚之心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

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東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下久病民既而不死者也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

聲口嚼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慄求益而不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卑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容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一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

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大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教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鈎晉魏為脊周宋為錐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裏以四時繞以渤海帶

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紫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沈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臣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鈎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錐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紫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者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臺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選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力無所廢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微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之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默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遂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誘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長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綠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

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欲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頽淵還車于路投綆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擘音而後敢乘于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侑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竿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眾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此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踈而走豎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樂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馬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饜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間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程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

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聞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也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天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年積敵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大初彼至人若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

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
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彼
癡瘖瘖者得車一乘詘瘖者得車五乘所治
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瘖邪何得車之多
也子行矣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
貞幹國其有瘡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
羽而畫從事幸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
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
宜汝與子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
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
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
者動與過也齊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
內刑者陰陽合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
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慄而違有
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故君子之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
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
以處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
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猶牆而走孰
敢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
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賦莫大乎德
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
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
若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
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鬻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絲循偃快因長不
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
多責達生之情者僂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
隨達小命者遺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
其十乘騎釋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肆
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
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
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高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
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遺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藍
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
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
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
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
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
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
也莊子曰在天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
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
不微微其微也不微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微
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
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
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
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
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于配神明酌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折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泥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王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嚴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肢

脛無毛沐甚雨柳疾風置萬國為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鄒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箝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也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此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驢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志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三十三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淡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法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讓僻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

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隄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稟稟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魘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辯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繁手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聞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聞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若乎若亡寂乎若清向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

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聞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言雖環瑋而連牝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閱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
 千里天與地早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既物方
 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
 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
 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
 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記愛萬物天地
 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卯有毛雞三足野有
 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
 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
 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飛
 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
 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
 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
 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
 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
 服人之心辯者之圓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
 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概也然惠
 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
 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

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
 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
 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
 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
 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
 一蠅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
 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
 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
 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
 影競走也悲夫

南華真經卷之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



道教學術資

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卷上靈
此乃太上寶之於紫微臺眾真藏之
 於名山洞室一曰經於勞山之陰
 老君曰混沌之初微妙之源開闢以前如有
 靈寶自然真文象帝之先吾為靈寶大道之
 淵門受其精妙即為天地人之神五符清濁
 氣分吾將去矣符經秘於紫房傳告無窮若
 曰道行無窮時也
 老君曰太上靈寶生乎天地萬物之先乘於無
 象空洞大道之常運乎無極無為而混成自
 然貴不可稱尊無有上曰太上大無不包細
 無不經理妙巨尋天地人所由也在天五星
 運氣日月耀光在地五嶽致鎮山高海淵王
 侯中原在人五體安全夫天無靈寶何以耀
 明地無靈寶何以表形神無靈寶何以入冥
 人無靈寶何以得生故天地人三五合冥同
 於一也是故萬物芸芸以吾為根以我為門
 何以為根門吾有靈寶文詣蓬萊府謁為真
 人諸天中央入明堂歷璇璣登無極紫官拜
 為道君下治萬物來入中原秘於勞山之陰
 五帝代禪不得妄傳妄傳必有死殃